

思漩天地 孟蘭文化節為香港祈福

丁酉雞年閏六月，轉眼又到七月了。每年農曆七月熱鬧怪誕不已。眾所周知，七月初六牛郎節、七月初七七姐誕，小時候，每到七月初六、初七晚，總會跟着長輩，一家大小上天台拜牛郎及拜織女，口中喃喃自語，祈求上天賜良緣。牛郎織女鵲橋會，是眾所周知的良辰吉日，是快樂的日子。

過了七巧節，家裡的長輩都會叮囑少男少女，七月晚上小心莫亂逛夜街。細問之下，恐怕會「撞鬼」。當然，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我至今仍不忘懷。

事關農曆七月又稱鬼節，文明一點說，又稱孟蘭盆節。無論佛教也好，道教也好，都有各自的典故說法。深究一下典故來因，都是稱農曆七月十五為「中元」節。我所認識的孟蘭節，最深刻印象是目連救母的典故。

目連是佛祖一位重要弟子，修持甚深，神通廣大。據說目連母親做了很多壞事，死後無以覓食，變成餓鬼。目連得知母親的苦況，十分傷心，後得佛陀教之他如要母親吃飽，便要在農曆七月十五日以五果置於盆中，供養十方僧人以圓功德。如此目連之母方能得食，眼見其母得解脫，目連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以孟蘭盆供奉其母。孟蘭盆會相傳孝道，如今年農曆七月十五日舉行孟蘭盆節，眾生報答長輩雙親養育之恩。無疑與中國崇尚孝道的倫理傳統符合，久經歲月考驗，盛行不衰。

據我所知，有關孟蘭節的文化，最受潮籍人士的推崇和傳承。每年每屆孟蘭節，潮籍人士都十分緊張，籌備有關活動。日前，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舉辦「2017孟蘭文化節」，在球場盛大開幕，此乃有中國文化習俗特色的盛會，弘揚潮人精神，推廣民俗文化，還得到中聯辦張曉明主任、何靖副主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親臨主禮。

孟蘭文化節最值得港人欣賞的是，文化節為香港祈福，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表示，該會作為潮人孟蘭勝會的保育單位，一直推動孟蘭文化的傳承和推廣，還有孟蘭勝會網站，出版孟蘭相關書籍。潮總孟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主席馬介璋指出，希望有更多市民了解參與孟蘭勝會。

陳幼南、馬介璋兩位潮籍名流，熱心慈善公益，他們與其他潮籍人士一樣，充滿潮人團結刻苦的精神，推己及人，大功大德，與鄉梓同享。

農曆七月是多事之秋。我們不但要為香港祈福，更要為世界和平祈福。遺憾的是，世界上竟有些人經常搗亂。近來，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不斷，皆因有人不顧安危，破壞世界和平，不斷發射導彈。更甚的是有些國家聯盟，意圖以牙還牙。

愛好和平的人民，祈求能以和談方式解決紛爭和矛盾，切勿動輒以武解決。否則，萬一擦槍走火，亂局不可收拾，人們平安安定的日子或灰飛煙滅，這是誰也不願見到的。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難以開口說同情

不止一次，每逢風雨季節，有些明明是社會新聞中的悲劇主角，讀來居然令人感到麻木之餘，反而還為之憤慨不已。

就說「帕卡」襲港期間陪伴行山那對男女吧，風球高掛之下仍遠登飛鵝山，出了意外，勞動逾百消防人員冒著狂風暴雨通宵留守，耗時廿多小時才從陡峭山澗險地把二人拯救出來。

消耗了逾百消防人員的資源和體力，搜救兩個明知風險的無聊「勇士」，就算基於人道精神，也過分高估了消防人員能抵受的風險了吧！

萬一風球掛到十號，是「天鴿」，不是「帕卡」，試想一想，消防員為兩個無知行山人士所冒的風險，還會不會像現在那麼逢凶化吉？答案就肯定不會，甚至隨時有可能為了兩個自己豁出去不要命的人，害到無以估計盛年中精幹的專業人才白白為他們無辜地犧牲，值得嗎？

男女事主先後救離險境，送院治

理後並無大礙，其中濕地滑倒手腳受傷的消防員情況如何呢？就算其他沒受傷的消防人員，徹夜風雨中攀登泥路處於困境，他們的大人感受如何？這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以過去新聞得知，出現不少同類情景時，救護人員為救人不幸自己喪生的大不幸便已發生過不知多少次，比如黃雨黑雨警告下還要逞強登山涉水，自己不要命，卻連累救護人員為他喪命，就算事後道歉，千句道歉能補償政府人力物力和工作者精神無必要的龐大損失嗎？

談論到這類新聞，朋友們都無不為救護人員感到不值，一致主張今後遇到任何意外事件，碰上不顧自己生命自甘冒險者，大可任其自生自滅，沒可能這些人的生命，珍貴到可以教人為他陪葬，而且還可能是一隊人。

最可惡年前有個惡女人山路結冰還要摸黑上山，警員好心勸止，她不領情之餘還反唇冷笑說：「我的生命我自己負責，用不着你管！」是的，把心一橫不管好了。

獨家風聲 呂書練 時光倒流向前看

在眾多演藝類節目中，我最喜歡看芭蕾舞和音樂劇，因為是一種很好的放鬆和享受，有青少年參與的音樂劇尤然，這種結合了話劇、舞蹈和歌唱等的表演藝術，其呈現方式也較芭蕾舞普及，而更接近民間。今年再看香港話劇團原創音樂劇《時光倒流香港地》時，這種感覺更強烈。

這齣由恒生銀行贊助的音樂劇已是第三度公演，主題和情節沒有大變，但從演出規模到觀眾人數都明顯擴大，參與演出的學生由去年的四十幾位增至今年的六十三人，而演出場地也從演藝學院劇院移師至座位更多的理工大學綜藝館，觀眾人次由去年一千六百翻增至近四千，反映其受歡迎程度。劇情也更緊湊，舞台上的燈光也比之前明亮了。我個人也比去年更投入，幾乎從頭笑到尾。

笑，不是指內容或情節不嚴肅，而是呈現手法輕鬆、幽默，以及結合了中學生演員那種兼具稚氣、朝氣、活力和熱情的氛圍和似曾相識的生活氣息，令觀者產生共鳴，這是編導的功勞，也是一群小演員的貢獻。

劇情很簡單：小琳自小與外婆阿慈相依為命，並接手經營外婆逝世後留下來的香城飯店，卻面對不斷加租的壓力，困擾不已。一夜夢到外婆生活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舞台也呈現當年的社會風貌、風氣和風情。年輕的阿慈在經營飯店的同時，一方面仗義救助貧苦街坊，另

方面對不正之風勇於執言，甚至一度化身女飛俠懲奸除惡……幾許風雨也幾經爭取，成就了今日的國際大都會。

這齣弘揚獅子山精神的勵志性音樂劇並不純粹懷舊，而是借助對歷史的回顧來比照今日社會困境，以前人的刻苦精神和集體智慧激勵新一代。只是，正如導演沈振東於演出後上台所說，劇中小琳承受的加租困擾至今不但沒解決，反有惡化之勢，促人深思。

主辦方去年和今年都分別邀請兩位時任財爺曾俊華和陳茂波觀看，或許有想讓高官了解民情和激勵青少年的用意，貧苦出身又接受過資助的陳茂波觀後也別有感觸，他說：「人生總有不順意的時候，大家千萬不要失去希望，只要共同努力，才能建構大家心中的理想社會。」

其實，時光不會倒流，但溫故才能知新，前人的經驗肯定可啟發後人，尤其當迷失方向時。這是藝術以外的價值。

小琳（鍾嘉欣飾）認為社會充滿問義。（劇照攝影：Wing Hei）作者提供

方寸不亂 方芳 「摘星」善緣

在沒有心理準備下，做了「星爸」和「星媽」。朋友首次參加一個名為「摘星計劃」的助學活動，贊助了18個孩子入讀大學的生活費，邀請我們做聯繫和輔導工作。

前往肇慶出席「摘星計劃」夏令營，「星仔」、「星女」上前找他們的「星爸」、「星媽」相識，有些來自新疆的學生，坐了60小時的火車，來到夏令營萬里尋「親」，就是為了向他們的捐助人「星爸」和「星媽」表示感謝。這是一個感人的情景，繁星流動，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正是你！

每年舉行的夏令營，便是香港的捐助人（星爸及星媽），與接受資助的學生（星星）認識及交流的聚會，今年已經是第十年舉行。「摘星計劃」是香港一群關心內地教育事業人士舉辦的助學活動，主要向來自廣東及廣西貧困地區的升大學生，直接提供生活資助。這些貧困學生由農村走到大城市升學，他們當中有些取得政府的學費津貼，但生活費卻是一大負擔，「摘星計劃」就是直接向這些學生，每年資助6,000元人民幣生活費。

參加今年肇慶夏令營學生，包括廣寧、懷集、南雄、河源、新興、郁南及廣西藤縣等地學生，這些地方都是兩廣山區，經濟相對落後。這些地區的孩子勤奮讀書，在當地中學都獲得獎學金，考進全國各地名牌大學。我們贊助的星星群中，有的讀醫科、外語、電力、金融、商管、體育，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山區鳳凰展翅高飛的希望。

在看到希望的同時，也是對捐助者的自身教育和提高。正如肇慶市教育局長說，能夠做「星爸」和「星媽」的不簡單，本身都是有「高度」的專業人士，他們事業有成，有經濟基礎，有條件捐助；然而，有條件捐助的人，也要有溫暖的心，才能給予別人「溫度」；捐助不是一個終結，而是一個開始，不僅僅是給了錢，而是憑著他們的人生智慧，給孩子一個群體，啟迪他們的未來，這就是他們的「厚度」。

做「星爸」和「星媽」開心之餘，驕感肩上千重！（摘星善緣一）

水過留痕 莫文蔚對音樂的追求

莫文蔚 (Karen) 香港歌壇的實力唱將，音樂製作人心中的「舞台王者」！製作人說：「跟 Karen 合作，無論是舞台設計、燈光、服裝、舞蹈、歌曲排序，每次演唱會她的概念都可以給你煥然一新，處處有驚喜的感覺和收穫，所以大家都封稱 Karen 為『東方』的芭芭拉史翠珊，因她們的唱歌風格好相似！」

在內地、美加等地 Karen 的演唱會總是座無虛席，尤其是內地歌迷，在他（她）們心中 Karen 就是一位「金曲歌后」，有着天籟之聲。有歌迷評價說：「或者某些經典歌曲 Karen 未必有原唱那麼好聽，但她唱的每首歌曲絕對是像看了一場完整的表演，無論聽覺和視覺上都為觀眾帶來某程度的驚喜和衝擊，她更彈得一手極有專業水準的古箏，彈到我們的心坎裡；就像她翻唱別人那首《卷珠簾》，唱出了另一種味道，真的好好聽！」

能夠得到國內外音樂製作人、歌迷們如此高度評價，Karen 自己卻說：「我仍有好多追求進步的空間，每次演出之後，大家都話我已經做了九十九分，但是我就要求自己要做到一百分的完美，哈哈！我有『強迫症』，不過只是強迫自己，不影響身邊任何人。」Karen 承認在工作上的要求是「完美主義者」，因為這是她對音樂追求的動力。不過現在生活裡，婚姻和家庭她自覺是個可以完全能包容、體諒、理解，以「愛」為中心的人。

談到婚姻生活，Karen 說：「可能對好多女性來講，婚姻就是要有孩子，老公經常陪伴在身邊就是幸福。而我和我老公經常分隔兩地，各有各的工作追求，這種婚姻生活有人覺得有奇怪？不過對我兩公婆來說，要求工作生活上有各種空間，感覺好舒服。但我同我老公經常都談談情、說說愛的婚姻生活，亦有好多呀！」

對目前的音樂事業，Karen 仍有一定的理想追求，她說：「好想製作一個我哋中國人的百老匯式音樂舞台劇，我哋國家的樂壇也好，影視圈也好，卧虎藏龍，人才濟濟……我好相信我哋一定會做到，會成功的。」Karen，支持你！努力加油！

莫文蔚彈得一手好古箏。



花送秋涼

清爽的風拂來的時候，秋天也像一位匆匆的過客，一腳踏進身邊那個陌生的環境，望着眼前的變化，滿眼的驚喜。對我來說，季節永遠都是陌生的，陌生地看它開花謝，從不重複。秋天和春天不同，總是讓人感到時光匆匆，季節的書頁翻過，一聲低吟的「立秋」，天氣立刻不再蠻橫，昨天還是火熱的天氣，翌日晨間，就已金風送爽，那未伏的老虎，只是偶然作罷。

秋天，彷彿季節深處躬耕的老農，用了一下手中的鞭子，脆生生的鞭梢揮手炸開，氣溫就立馬降了下來，絲絲縷縷的風在身邊流動，雨也順勢洗禮曾經炎熱的大地，那一刻，涼意來襲。涼意來了，秋天就會愈來愈深。秋天，應該是夏肥紅瘦。

這個春天和夏日，我賞遍了河塘裡的荷花。在小城，每一個擁有荷香的地方，都留下過人們的身影。而荷塘的荷花，是從一枚枚捲曲的小芽，舒展成闊大的綠葉，由一枚枚擎箭般的荷苞，再開放於河塘的四野。它成了高高的蘆葦，成全了低矮的水草，成全了嬉戲水間的野鴨、白鷺，成全了各種各樣的水鳥，在這裡棲息，在這裡作巢，讓挾着青綠的葉片做他們的婚房，做生命裡的堅實保障。我理想中的荷塘，永遠是百鳥飛禽的棲息地，百草的繁衍地，無論風中、雨中，牠們在這裡繁衍共生。這些野生的水鳥們，也把水中的植物當作了姐妹，當作了親朋好友。

而此刻，秋伊始，它們卻已葉滿花稀，滿池皆是高高低低的蓮蓬，舉起來，張揚着飽滿而突起的籽粒。而荷花，則於無人窺視的時候，零落成一瓣瓣落紅，在水面上浮着，像小船一樣，載着安寧的過往。與挺起的葉和高舉的蓮蓬一起，襯出一種秋天的凝重，秋天的壯美。那長滿綠萍的塘邊，一條小船悠悠駛過，河面上行去，劃出一道綉線般柔軟的水痕。那一雙木槳的節奏，拍打着船舷，駛向河心。那水痕由窄變寬，逐漸撫平，瀟散，像極了一首採蓮曲，像極浪花與槳聲的餘音。而默默無聲，曾經是荷與葉的大美。

紅殘葉枯的時候，古城濕地附近的大街小巷，皆響起了抑揚頓挫的聲音，那些生活在水邊的人們，用一輛平板車拉着蓮蓬，走街串巷地叫賣。我總不忍去掰那些青澀的蓮蓬，不相信它們的華年就這樣離去。時光匆匆，折卸了美如仙子的荷的翅膀，還給它一個籽、藕飽滿的舞台，讓它的生命有了另一種延續。夏天，我選種過兩墩秋天裡常見的大麗菊，那是字典中可以查到的一種花。我是在許多年前才知道這個名字的，好像在剛剛時興的彩色明信片上。那時候的名信片是可以用來收藏的，它是逢年過節帶來的歡喜，生活在都市裡的年輕人才有的專利。大麗菊就種在我的院子門外，幾枚形同紅薯的根塊，生長出與紅薯截然不同的葉莖，我看到了現實中的它與當年明信片上的不同。它是那麼省心，不用怎麼管理，卻也綠葉青蔥。盛夏天氣炎熱，它的油亮的葉子看上去仍然生機勃勃，充滿了泥土供輸的水分，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晚上把門一閉，它就屬於門外來往的路人。

與水中的荷花不同，大麗菊生長在盛夏，卻開放於初秋，結束在深秋。大麗菊的枝葉茂密，繁複。濃濃的綠色彷彿能照見所有的光陰。夏末秋初，它們就次第着開了。它的花色有白、紫、黃、紅、粉之分，但每一種，都好像不能那麼純淨。白的花瓣深處隱約出鵝黃，紅的花瓣深處隱約出淺紫，黃的花瓣之中又隱約着桔色。大麗菊的花頭多為重瓣，花形結構對稱，因而它的花形就顯得過於呆板，有點像我們手紮的紙花，只要她不與其它花兒爭艷，仍然以婀娜多姿的形態呈現在我們的眼中。

幼年家住農村，鄉下的四合小院裡，邊角種了些絲瓜，每當秋天，絲瓜的青絲就在院中遊走，所有帶枝幹的植物上，都緊密地纏繞着它的籐蔓，寬厚的石牆上更是爬滿了它那濃密的身影，將整個小院籠罩在清涼無比的綠意之中。八月，是絲瓜花開得最多最密的時候，這時秋風送爽，絲瓜花搖動着淺如銅鈴的花朵，青青的絲瓜低懸在籐蔓，走近看，長長的絲瓜上面筋脈分明，花瓣中，幾乎每朵蕊蕊都有一兩隻蜜蜂，嘓嘓嗡嗡，一團小小的花粉黏在後腿之間，煞是可愛，神奇，讓人看了不禁莞爾。

而現在，已至清秋，站在窗前向遠看，前面就有一簇絲瓜籐花在這方纏繞着，它的茂密，讓你看不出青籐的下面還有一面編織嚴謹的石牆或籐籬。它們像一群頑皮的孩童，橫穿豎斜，枝葉沉重地將要將它拖倒在地面了。不知那花葉的深處，有無蜂兒的嘓嘓，是否也有蜂兒提着小小的花籃，把花粉密集地黏於上面？有時候看着那些花兒，鼻端彷彿就有一股芳香，唇邊也漸漸攏起一股

甜蜜的滋味，那是想像中現出的蜂蜜的味道。

在離小城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桂花園，園主姓劉，喜好種植桂花，於是天南地北的桂花不同品種便在這裡安家，逐漸繁衍至萬餘株。桂花盛開的時節，人站在離花園很遠的地方，依然能聞到芳香馥郁。那香氣撲鼻，令人不能轉身離去。園中有一桂花王，人稱「齊魯第一桂」，一邊開放，一邊遛道離枝，滿地的落花，將地面鋪成金黃。桂花園裡有一面短牆，人站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將手圍成喇叭狀輕輕一喊，那牆的另一個方向就會出現剛才的喊聲。聲音裊裊不絕，竟有餘音繞樑的效果，甚是有趣。人們去桂花園不僅賞桂，還要去喊上一喊，樂上一樂，衣袂挾一縷清風，纖手握一把凋謝的花瓣，卻有如嬉宮折桂，興致盎然而歸。

花，都開得很好。有些花，都一直開到深秋。一邊開花，一邊結果，宛若為秋天送行。看《甄環傳》，很欣賞劇中華妃娘娘的衣着，滿地的落花，只有她敢於穿得珠艷衣紅，那大朵的衣飾，若彩霞一般，不能不說曾經的天姿麗麗，傾國傾城。她是劇中唯一一個不怕皇帝的女人，她也是一個在眾多極力討巧的妃嬪當中，用繁蕊碎金的衣飾展現自己的華麗的女人。她的奢華不為自己，而是為了所愛之人。無論是金鳳繞蓮還是紫衣貴氣，它們的出現總有自己的意圖。只是明珠暗投，所愛之人難有專一的時候。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做人如做衣，無論好的人生還是好的心情，都需要有個花團錦簇。

卡爾·馬克思也說過：「人生而孤獨，卻不甘寂寞，世界萬物都是相互依賴的。」做人也要如同花開，有一簇又一簇的枝葉，有一個又一個的夥伴，有心靈的相依，才能不孤單不失落，安然走完一生。珍惜生命的每一次機會，才不使「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本身，人生都需要一份溫暖的陪伴，多一種陪伴，就多一份理解，多一份生命的意義。要想讓自己不喜不悲，不清不念，那就如這送涼的秋花吧，若水荏苒，送盡人間的溫暖，送盡生命的秋天，它們給秋，增添的是詩意，也為自己帶來花香，帶來碩果，儘管凋謝，也凋謝得自然而然。它們的奢華不為自己，而是為了所愛之人，所喜之事，那麼面對秋天，面對蕭瑟，當也無所畏懼。

琴台絮語 伍采采

今年的開學季對我來說和往年不同，因為我的寶貝女兒已經從中學生升級為大學生，要到外地去上學了。

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都是各地學校開學的日子，打開朋友圈，但凡有孩子的朋友，幾乎都在發孩子開學的狀態。走在路上見得最多的是談論孩子開學的家長以及送孩子到學校報到的家長。

到市區辦事被堵在路上，等車子終於能夠慢慢向前挪動的時候，發現前面不其然是一所中學，門口的馬路被送孩子的家長當做停車場，家長們正大包小包地往車下搬行李，多數身穿校服的孩子都背着書包在一邊悠悠哉哉地旁觀，或是熱情地和假期沒有見面的同學打招呼、閒聊，絲毫沒有幫父母搬行李的意思，大約也忘記了那本來就是他們的行李。中學尚且如此，小學更不用說了，學校門口除了殷勤接送的家長，有的學校門口除了保安，還有

又到開學季

執勤的警察在忙碌著，美其名曰為了學校的秩序和學生的安全。學校門口的接送風景，開學如此，周末也如此。

我很早就開始上學，小學三年級開始住校的時候才剛滿八歲，和我一同住校的還有剛滿六歲，上小學一年級的弟弟。父親在鐵路單位工作，我們在鐵路子弟校讀書，坐火車從學校到家裡要好幾站路，除了剛轉學過去的時候父親去辦入學手續之外，都是我帶著弟弟自己搞掂。每學期開學的時候要從家裡拿被子到學校，那時候沒有如今這麼方便的大手提袋，父親早就教會我用部隊行軍帶被子的方法打包被子。於是每當開學，我便背着被子和書包，帶著弟弟，弟弟還要提着一捆我們假期到山上砍回的小灌木親手做成的掃把，自己去搭火車回學校。到了周末，又是自己收拾行李搭火車回家。同校的同學除了住在學校附近的幾個全都如此，幾乎沒有父母接送的概念。

後來我的女兒開始上學，我也極少到學校接送，早早地教會她基本的安全意識，就沒再為她上學的問題操過心。如此從小學一直到高中畢業。

即便開學的接送不讓人擔心，一些商家針對開學季趁火打劫所做的手段卻是讓人防不勝防。這些商家所用的手段便是規定學生消費者在一定的時間內多次光臨購買他們的產品，就可以得到他們贈送的所謂「學霸」禮品，學生消費者必須買夠一定限額的商品才符合兌換贈送禮品的條件，於是一些消費觀尚不成熟的孩子在誘惑之下便會不理智地消費，買上一大堆幾個學期都用不完的學習用品，不但家長頭疼，連孩子自己都煩惱。所幸我的女兒未曾自找煩惱，因此我也沒有頭疼。

大學開學在即，我本來還想俗套地送女兒去學校報到，結果一算時間，正好她報到的日期和我的工作安排衝突了。女兒灑脫一笑，決定不用我送，自己和同學結伴到校，頗有我年少時獨立的風範……有女如此，夫復何求？